

PROCESS THEOLOGY

PROCESS THEOLOGY

过程神学

• 小约翰·B·科布

• 大卫·R·格里芬

著 • 曲跃厚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B92
K37

过 程 神 学

小约翰·B·科布 著
大卫·R·格里芬 译



A0886703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98-2537

Copyright ©1976 The Westminster Press

本书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程神学/(美)科布(Cobb, J. B. Jr.), (美)格里芬(Griffin, D. R.)著;曲跃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书名原文:Process Theology

ISBN 7-80109-207-4

I . 过…

II . ①科… ②格…

III . 宗教 - 信仰 - 关系 - 科学

IV . 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997 号

过程神学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前　　言

本书是一场深受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①和查尔斯·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②的哲学强烈影响的神学运动的导引性说明。尽管这两个人的观点之间有着某些区别,但这些区别与其一致相比乃是微不足道的。众所周知,他们共同坚持的观点是“过程哲学”,受其影响的这场神学运动因此而被称为“过程神学”。“过程”这个语词正确地表明,这场运动拒斥静止的现实(actuality),并断言全部现实都是过程。然而,它却在两个方面使人产生误解。

首先,有许多其他哲学可以有同样正当的理由被称为“过程

① 怀特海(1861~1947),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主要著作《数学原理》(与其学生罗素合著)、《过程与实在》等。——译注

② 哈茨霍恩(1897~),美国哲学家,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完美的逻辑》、《怀特海与现代世界》、《神灵的相对性》等。——译注

哲学”。黑格尔、柏格森和杜威都是有影响的现代哲学家，他们都强调和静止的存在或实体相对立的过程。其次，怀特海和哈茨霍恩本人都已经用其他语词标明了他们的不同贡献。怀特海把他的思想说成是“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借以组成的个人的理解。哈茨霍恩则谈论“社会实在论”，以强调存在着一种密切相关的多元实在者(Plurality of real entities)。在其最意义丰富的著作的标题中，他用“创造性的综合”这个语词来强调，每一种实在者都是一种基于杂多(a complex many)的自我创造。在描述他的上帝观时(他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他自称是一个“新古典有神论者”，以表明他和传统有神论之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关系；是一个“两极有神论者”(dipolar theist)，以强调他对传统有神论之片面性的批判；而且是个“万有在神论者”(panentheist)，以表明他对上帝和世界关系的看法。然而，我们保留“过程”这个语词直接用以标明这场哲学和神学运动，是因为它确实指出了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还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确定的用法。

过程神学谈论上帝。怀特海和哈茨霍恩两人都经常使用“上帝”这个语词，而且无所顾忌。但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使用的这个语词的意指，在哲学上和宗教上与形而上学传统、神学传统及民众传统中的“上帝”的意指往往是相反的。他们用这个常规语词表示非常规的目的，既伤害了许多有神论者的感情，也同样冒犯了无神论者。我们遵循他们的用法，而且我们希望，本书的解释将说明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并证明这种实践是合理的。但是，要明了这个语词的许多一般内涵并不符合我们的意义，我们先挑选出五个方面的内涵予以拒绝。任何一个假定这些方面对“上帝”这个语词的意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人，都将因此而预

先受到告诫：我们讨论的是一种不同的实在（*reality*）。（过程神学的相反的教义将在第三章中得到解释。）

1. 作为宇宙道德主义者的上帝。在其最坏的情况下，这种观点采取了把上帝设想为神的立法者和法官的形式，他宣布了一套专断的道德规则，保存了各种犯罪的记录并将惩罚罪犯。在其更开明的形式中，它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即上帝最关心的乃是道德态度的发展。这就把对上帝来说是主要的东西当作了对人来说是次要的东西，并把人类存在之内在意义的范围限制在了道德态度的存在上。过程神学否认这种上帝的存在。

2. 作为不变的和冷漠的绝对的上帝。这个概念来源于希腊人，他们主张，“完美”必须是完全的“不变性”（*immutability*）或缺乏变化。“冷漠性”（*impassibility*）的概念则强调，神必定完全不受任何其他实在的影响，而且必定缺乏全部激情或情感的回应。神是“绝对的”这种观点意味着，上帝实际上与世界无关。世界实际上和上帝相关，因为和上帝相关乃是世界的基本要素——对世界的恰当描述要求参考它对上帝的依赖——但是，即使有一个世界这一事实也不能构成上帝的实在。上帝是完全独立于世界的：这种上帝—世界关系纯粹是外在于上帝的。这三个语词——不变的、冷漠的、绝对的——最终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情，即世界对上帝不起任何作用，而上帝对世界的影响则决不受神对我们这些世俗存在之不可预知的、自决的活动的回应所制约。过程神学否认这种上帝的存在。

3. 作为控制力量的上帝^①。这种观点认为,上帝决定了世界的每一个细节。当一个受人爱戴的人英年早逝的时候,人们往往本能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即“上帝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夺去这个生命?”从人的角度看,当破坏性的自然事件(如飓风)发生时,法定的隐语会说这是“上帝的行动”。在实证的方面,一个妇女也许会因为从塌方的煤矿中营救出他的丈夫而感谢上帝,而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妇女的丈夫则丧生了。但是哪一种上帝可能是这个宽恕一个人而惩罚另一个人的上帝呢?过程神学否认这种上帝的存在。

4. 作为现状之维护者的上帝。这一内涵代表了所有宗教中的一种强烈倾向,并受到前三种观点的支持。作为宇宙道德主义者的上帝观认为,上帝最感兴趣的是秩序。作为不变的绝对的上帝观认为,上帝为世界建立了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而作为控制力量的上帝规则主张,现有秩序的存在乃是因为上帝要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顺从上帝就是维护现状。过程神学否认这种上帝的存在。

5. 作为男性的上帝。妇女中的解放运动已经使我们痛苦地认识到,我们对神的想像在性别上的片面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我们不仅把三一体(Trinity)的所有三个“位格”(Persons)都视为男性,而且这种传统已经由于各种神学教义(如上述那些观点)强化了这些想像。上帝完全是主动的、控制的和独立的,

① “Power”一词有“能”、“能量”、“权力”、“力量”等多种译法,前两种译法易与物理学中的相应概念混淆,第三种译法易与政治学中的相应概念混淆,故本书采用第四种译法。另一相应概念“force”译为“强力”。——译注

而且完全缺乏接受性和回应性。实际上，上帝似乎是占支配地位的、不可动摇的、没有情感的、完全独立的(即“强壮”的)男性的原型。过程神学否认这种上帝的存在。

尽管所有神学家都承认怀特海和(或)哈茨霍恩在这五个否定方面的一致性意见的决定性影响，但我们之间仍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过程神学导论”需要的也许正是对这场运动中所代表的各种主要观点的一种全面考察。在目前这本书中，除了阐述怀特海的某些基本观点以外，我们还简要而清晰地说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并没有称这本书为“过程神学导论”，而称之为“一个引导性的说明”。

我们希望本书将对那些熟悉其他研究方法的人展示神学中的一种过程观点的创造性潜能。我们认识到，那些在这一领域中缺乏学术准备的人可能发现它正适合需要；而那些想从一般的倾向开始，对过程思想的历史起源和发展以及其中的各种选择获得某种理解的读者，在阅读关于这场运动的这篇特殊表述(particular expression)之前，最好是先看一下附录B。

过程神学是哲学神学的一种形式。附录A对这种神学提供了一个简要的证明。对任何一种哲学神学的交流来说，问题在于，它使用的某些理念和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该共同体所熟悉。因此，同提出关于这种信念^①的论断一起，一种哲学神学必须引入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它才有望启发(illumine)并活跃对信念的自我理解。本书前两章介绍了来自怀特海哲学的概念并指出了其宗教意义，这些章节不可避免地对神学读者

^① 本书中“faith”一词皆译为“信念”，以区别于“belief(s)”(信仰)一词。——译注

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大卫·格里芬撰写了这篇前言的初稿、第一章至第四章和附录 A。小约翰·科布撰写了第五章至第九章的初稿。两人互相作了修改，并思考了他们合作方案的整体框架。

我们想要表达我们对沙利恩(“马蒂”)·马蒂纳斯(Sharleen “Marty” Martenas)、威廉·比尔兹利(William Beardslee)、菲利普·维哈伦(Philip Verhalen)、戈登·杰克逊(Gordon Jackson)和卡罗林·斯塔尔(Carolyn Stahl)等人的感谢，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们还要感谢帮助整理附录 B 的刘易斯·福特(Lewis Ford)和巴利·伍德布里奇(Barry Woodbridge)。我们对马尔·戈曼(Mar Goman)和神学院的其他秘书们表示谢意，他们很快就打印出了手稿并足以胜任这项工作。我们要特别感谢出版社的罗西诺·吉拜里尼(Rosino Gibellini)博士，他对我们提出了撰写本书的想法。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为本书准备索引的杰克·凯勒(Jack Keller)先生。

第一章 过程哲学的基本概念

怀特海指出，“提出一种宇宙论，也就提出了一种宗教。”(RM,141)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说明了其理由：“这种符合一般和谐的愿望长期涌现在人的胸中。”(《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耶鲁大学出版社，1932年，第63页)由于这一理由，本章解释的怀特海的基本哲学思想不仅是后几章更详尽的神学讨论的背景，而且它们本身也具有神学的意义。进而，既然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些理念所应用的实在的例证，那么它们直接与作为个人(Persons)的我们的存在相关。它们描述了我们经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在这些本体论上给定的结构中指明了自我实现的各种选择。

由于这些理念适用于我们自身的经验和全部现实，它们从当下的、存在的相关性与形而上学渊源(depth)的结合中获得了附加的意义。和存在哲学的范畴一样，它们涉及作为活动、感情、决定、回应主体的我们的存在。但是，由于存在主义严格区

分了人的经验和其他一切东西,过程哲学便把它视为一般实在的一个高级例证(exemplification)。因此,理解人类存在的这些理念便呈现出一种附加的深层意义。

过 程

根据定义,过程思想断言,过程是根本的。这并不是说,万物皆处于过程之中,因为那可能意味着,甚至事物处于过程之中这一事实也服从于变化。尽管存在着不变的过程原则和抽象形式,但是,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一个过程。任何不是一个过程的事物都是对过程的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正式的现实性。

现实的就是过程的,这种直率的主张本身就具有宗教的意义。既然我们经验的世界是一个过程、变化、生成、增长和衰亡的场所,那么现实的或完在的(fully real)事物超越了变化这种相反的观点,便导致了生命在世界中的贬值。既然我们的基本宗教倾向(drive)是和完在的事物相吻合的,那么完在的事物超越了过程这种信仰便鼓励了某种逃避完全分有(participation)世界的形式。但是,理解过程就是实在引导这种倾向“和它一道”沉浸到了这一过程中。

作为过程的实在的宗教意蕴和犹太—基督教的实在观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在这一传统中,上帝被看作是在历史过程中活动的。因此,历史活动在那些没有神圣实在之目的—神意在场(presence)的教义的传统中比在历史中更有意义。

怀特海的过程观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断言,暂时的过

程乃是从一种现实实体(actual entity)向另一种现实实体的“转变”。这些现实实体是一些生成后立即灭亡的瞬间事件。这种灭亡标志着向下一个事件的转变。时间不是一条平静的河流，而是一种瞬间的生成。一幅运动的图画就暗示了一种类比：这幅图画显现为一条不息的河流，因为在实在中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画面构成的。

如果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过程是一条平静的河流，那么事件的界限就必须通过知觉或思想而被置于它们之上，而且也不可能有实在的个体。本章后几节发展的全部理念都取决于这种实在的个体概念。当然，这些通常被称为“事件”的绝大多数事物的界限是从外部任意强加的。诸如选举、战争、风暴、毕业和正餐就是这种类型的事件。但是，也存在一些有其自身统一体的事件。正如下一部分将要进一步阐明的，这是一种经验统一体。这种受限型(restricted type)的事件乃是真正的个体，怀特海称它们为“现实机遇”或“经验机遇”(occasions of experience)。

真正的个体都是瞬间的经验这种学说表明，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即那些历经了时间的事物，并不是真正的个体，而是这些个体的“社会”。个别的人的存在乃是经验机遇之“连续有序的社会”。在后几章中，对神学反思而言，这种理念将常常显现为开启各种新的可能性。

除了从机遇到机遇(它构成了暂时性)的转变过程，还有另一种过程。这些构成暂时过程的实在的个体机遇本身就是过程。它们只是其自身瞬间生成的过程。从外在的、暂时的观点看，它们是突然发生的，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又不是被理解为历经了极短的不变的时间的事物，而是被理解为利用这一丁

点儿时间得以生成的事物。怀特海称这种生成为“共生”(concrecence),它意味着生成具体。在这一点上,动画的类比是失败的,因为个别的画面是静止的,而我们个体的经验机遇则是动态的共生活动。

双重强调转变的过程和共生的过程,为理解各种不同的宗教经验开辟了道路。一方面,转变确立了时间的重要性。一个机遇接着另一个机遇,过去是由已经发生的事件构成的;未来则完全不同,因为它不包含机遇;现在则是正在发生的机遇。现在是受过去影响的,而且它将影响未来。时间不对称地从过去通过现在流向未来。既不可能否定时间的实在性,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其循环性的学说。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而且不可能倒流。另一方面,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共生本身的过程中,没有时间。这并不表明有一种静止的现实,而是说转变的接继性(successiveness)并不适用。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永恒的。

享 受

对许多人来说,“过程”这个语词暗示着某种外在的和客观的事物,但对怀特海来说,过程的单位则总是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它们是“经验机遇”。在共生的瞬间,过程的每一个单位都“享受”着怀特海所说的“主观直接性”(subjective immediacy)。只有当其共生的过程完成的时候并因而成为过去的时候,过程的单位才

能成为新过程考虑的材料或客体。

怀特海经常使用的“享受”这个语词，比“过程”这个语词更富有启发。这既是有利的，又是不利的。有利的是，过程的所有单位都是以享受为特征的，这一陈述清楚地表明，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有内在价值，即一种自在自为的内在实在。不利的是，它倾向于暗示那些不可能归属于所有过程单位的内涵，即使所有单位都是经验的机遇。过程的每一个单位，无论是在人的层次上还是在电子事件的层次上，都具有享受。因此，我们不认为享受必然就是意识，或者和快乐—痛苦之连续统的快乐目的相关。我们通常所说的快乐不仅和意识密切相关，而且和高级动物肉体的整个结构密切相关。但是，在这个丰富的意义母体(matrix)上，我们可以区分一种能被广泛概括的要素。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主体去享受。用怀特海的话说，经验“乃是多种存在中的一种存在的自我享受，以及一种基于多种成分而产生的存在的自我享受。”(PR,220)在这个意义上，过程之每个个别的单位都享受了其自身的存在。

享受的这些单位和缺乏享受的某些其他种类的现实实体并不是对立的。缺乏享受可能是一个纯客体，怀特海称之为“空洞的现实”(Vacuous actuality)。怀特海拒绝这种“空洞的现实”，即没有主观经验的现实”概念(PR,253)，因而拒绝了一种(笛卡儿式的)经验现实和非经验现实的二元论。

所有经验都是享受。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一种经验机遇，因而成为一种享受的机遇。用怀特海的话说，“一个现实的实体所享受的经验”就是“自在自为的现实实体”。(PR,81)但是，“经验”这个语词也需要澄清。在许多学派那里，经验被等同于

意识；而在其他学派那里，意识又被视为经验的一种高级形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①就曾把意识比作冰山。过程神学接受后一种观点。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意识预设了经验，而非经验了意识。”(PR,83)所有现实都有经验，但只有少数经验能上升到意识的层次。即使在那些达到了意识的经验中，意识也光照了那些在共生中已经被无意识地经验到了的要素。而且，只有一小部分被经验到的组成部分才能这样被光照。意识就是这样一种选择活动，它赋予经验中无数因素中的少数因素以特殊的重要性，因而能增加经验的享受。

对意识与冰山的比较应该作出一种限定(qualification)。当意识只是作为经验中的一个特殊要素出现时，它并没有脱离各种更基本的不变的要素。经验的瞬间是一个自决的整体，每一个因素都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制约。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表明这种最初令人吃惊的观点(即现实的每个层次都享有经验)是怎样理解那些未必具有经验的普通经验客体(如岩石)的。而且我们还将表明它如何才能理解这样一种理念，即神的天意的活动在我们的世界的进化中具有工具性。在此，我们只说明这种观点的一种重要的宗教蕴涵。

这种远离或异化于实在的存在(being)之广泛的现代意义是和人类存在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世界的其他部分这种二元论观点相关的。例如，在海德格尔(Heidegger)^②的早期现象学著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导论》等。——译注

^②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译注

作中,我们的“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是和“烦”的我们处于不“烦”的世界之中这种信念密切相关的。因此,这种二元论的假定是在场的(Present),即使人们并没有假定现象学的方法包括了对在其自身中的他物的任何怀疑。同样,在萨特(Sartre)^①的早期著作中,“恶心”的意义也是和存在(它纯粹是自在的)与人的实在(它是自为的)之间的区分密切相关的。和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②一样,怀特海认为,全部现实都有一种内在的实在和一种外在的实在。因此,与万物的这种亲属关系的意义(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显然概括了人类经验的特征)得到了合理的支持。如果在意识判断的层次上被接受,那么它就可能在我们经验的更深层次上再次逐渐地得到认可。

本质的联系

作为过程的现实观和作为享受的现实观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相互关系。至少某些构成现实的过程可以被假定为是非经验的。同样,人们可以假定,享受可以是非过程的,至少是传统有神论者已经宣称,作为不变经验的上帝观严格说来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他们承认这是一种困难的观念,因为在我们当

①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译注

②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天主教神学家,主要著作《人的现象》、《科学与基督》等。——译注

下的经验中,我们不具有类比的基础)。然而,现实是过程的观点以及它们构成了经验享受的观点,却是互相支持的。

过程观和本质联系观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正如莱布尼茨(Leibniz)^①已经表明的,也许可能构造这样一种哲学,其中现实就是过程,但彼此又全无关联。而且,哲学史上的许多人都关心试图理解这些在本质上不变的实体何以能有各种联系。然而,正如这两种相反的研究方法当中的困难所表明的,过程观和本质联系观倾向于互相支持。如果现实事物被认为是静止的,那么联系就是有害的(*nuisances*);而且,如果事物彼此具有实在的联系,且这些联系属于其各自的本质,那么就很难理解这些本质怎样才能是不变的。

怀特海认为,过程和联系的相互蕴涵要求,现实实体严格说来是个别的事件,它们并没有历经时间。它们产生、生成并达到完成。当生成完成的时候,它们也就成为过去;现在则是由一系列新的正在生成的机遇构成的。在曾经经验着过程的意义上,过去的现实仍可以描述为过程的和经验的;但是,其经验和生成的瞬间则成了过去。它们并没有历经从过去进入现在并走向未来。怀特海选择“经验机遇”这个语词,部分地也是要强调现实个体的这一特征。持续的事物就是这些经验机遇的系列。电子、分子和细胞都是这些持续的事物的例证。同样,人的灵魂或经验之流也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经验机遇构成的。

但是,认为经验是不同的并不是说它们是独立的或可分的。相反,一种瞬间经验在本质上是和先前的经验相关的。事实上,

^①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单子论》等。——译注